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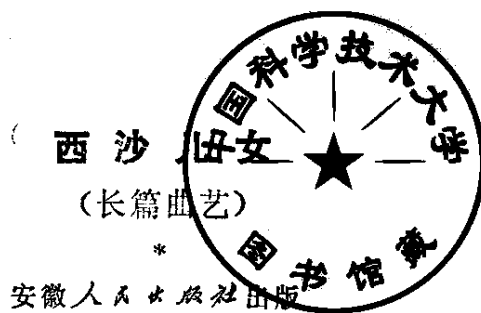


·长篇曲艺·

西沙儿女

9.97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frac{1}{4}$ 插页: 4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8102·822 定价: 0.21元

目 录

- 第一回** 风雨中海宝出世 (1)
勾日寇渔霸逞凶
- 第二回** 闻噩耗激起满腔恨 (25)
找红军破浪走西沙
- 第三回** 金银岛重饮甘泉水 (46)
羚羊礁火烧军火船
- 第四回** 斗敌寇英雄驱强暴 (68)
守西沙群岛飘红旗
-

第一回 风雨中海宝出世
勾日寇渔霸逞凶

（唱）祖国万里好河山，
大地山水一脉连，
阳光灿烂照南海，
南海里来来往往捕鱼船。
海底下奇珍异宝无其数，
海面上群岛屹立云水间。
金沙光闪闪，
珊瑚白玉般，
珠贝铺满地，
鸟粪积如山，
野花开不败，
泉水赛蜜甜。
海岛绚丽美如画，
雄伟富饶更壮观。
祖国的南海群岛如宝库，
祖先们在此捕捞几千年。
经过了历代王朝来统治，

数不清渔霸海匪占港湾。
渔民们受尽欺压和蹂躏，
真好似乌云笼罩半拉天。
这故事发生在南海琼涯镇，
小港湾泊下几只打鱼船。
船舱里影影绰绰灯光现，
有几个渔家妇女直恨天。
海滩上冒雨来了人一个，
就好比半截铁塔好威严。
有一顶竹编斗笠头上戴，
湿淋淋葵织蓑衣披在肩。
赤着脚急行猛走往前奔，
两只手紧紧攥着拳。
只见他二目圆睁浓眉皱，
紫红脸带着怒气咬牙关，
恨只恨这个世道太黑暗，
穷渔民性命不值半文钱。
眼看着两条人命有危险，
可恨我手中无钱请医难。
船上边亲邻焦急把我盼，
怎知我独自一人转回还。
他心急如焚脚步快，
箭步如飞上了小船。
同志们问我唱的哪一段？

压下鼓板慢慢谈。

(白) 同志们，我唱的这段故事，名叫《西沙儿女》。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海群岛中有一个镇子，名叫琼涯镇。在镇子附近小港湾里住着一个穷苦渔民，名叫程亮，父母双亡，夫妻二人以打鱼为生。这个人生在西沙，长在南海，他顶逆风，战恶浪，锻炼成一副钢筋铁骨，下南沙，闯西沙，战海匪，斗渔霸，性直刚强，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刚才我唱的那个大汉，就是程亮。只因前天夜晚妻子难产，渔船上的亲邻们束手无策，恨天怨地。程亮冒着狂风暴雨，跑到琼涯镇去请医生。可是，那时多数医生，都是为官府有钱的人看病的。程亮是个穷苦渔民，家无隔宿米，腰无半文钱，当然医生是不肯来的了。程亮又急又气，只好冒雨返回。他刚跨上船舷，就大声喊道：“阿符大妈，小孩落生了吗？”

这时，一个瘦弱的老渔妇，听到外面程亮的喊声，急忙从船舱里分开人群，挤了出来。她一面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水，用手擦擦花白的头发，一面回答程亮道：“程亮啊，别焦急，到这会儿还没落生哩。你请的医生来了吗？”程亮“唉”了一声，摇摇头，闷声闷气地说道：“他不肯来！”阿符大妈说：“两天两夜啦，真急死人，程亮啊，你还是到夏府借几个钱给他送去吧，啊？……”程亮说：“不！这些个鬼东西沾不得。大妈，你还是多替我拿办法吧。”阿符大妈叹口气，无可奈何地又转回船舱里。

这时候，海上滚着狂风，狂风掀着巨浪，巨浪卷着暴雨，暴雨摇撼着小港湾。那飘摇的小渔船，一会儿被抬高，一会儿又被压低。程亮两脚稳站船头，不顾风吹浪打，两眼紧紧地盯着舱口的灯光，两耳用力地捕捉着舱里的声音，任何一点动静，都牵动着他的心。不多一时，阿符大妈又从船舱里钻出来。程亮一看，她的神情显得越发紧张，忙问道：“怎么样啦？”阿符大妈摊开两手，说：“没指望了，如今只有一着，你来决定吧：要孩子，还是要大人？”程亮不加思索地连忙回答道：“不！我两头都要，我两头都要！”说着，紧紧拉住大妈的衣袖，沉痛地说：“大妈，这可是我们的根子呀！”

（唱）程亮他心潮滚滚似浪翻，
回忆起多少往事在眼前。
大妈呀，俺俩的根底你知道，
俺两家同甘共苦心相连。
她父母跟我爹妈共患难，
两家人捕鱼同在同一条船。
走南沙闯西沙经受风险，
老人家苦熬岁月多少年。
大海里她娘生她得了病，
那时候无钱医治死得惨。
我的娘奶水把她喂养大，
就好象亲生女儿在身边。

他的父欠下船租交不上，
被渔霸打得吐血昏在船，
临咽气紧紧抓住俺爹的手，
泪珠滚滚说话难。

只把他亲生女儿许给我，
结婚后苦度光阴十五年。
她随俺出生入死担风险，
她随俺忍饥受饿苦熬煎。
结婚后生下两个女，
提起来叫人心痛酸：
大女儿没有奶水活活给饿死，
二女儿掉下海里边。
十整年盼来这胎又难分娩，
这关口，怎不叫人把心担。

（白）程亮痛诉了苦难家史，阿符大妈听了一阵心酸，不由热泪夺眶而出。但又无计可施，只有急揉着双手，唉声叹气，又回到船舱里去了。

这时，程亮心情万分激愤，猛地摔掉了身上的蓑衣，不顾一切地冲到舱口，他紧握双拳，昂起头来，象是对天，又象对海，大声呼喊起来：“孩子呀孩子！你为什么不肯出生？你嫌我们穷吗？穷固然是穷的，头上没有一片天，脚下没有一块板，浑身碎布不遮体，船上没有隔宿粮。可是，孩子呀！你爹我身强力壮，你妈她吃苦耐劳，大海对

我们有情，西沙给我们藏着宝，我们拚了命也要把你拉扯大！孩子呀，你怕这个世道黑暗吗？黑暗是黑暗的，海里鲨鱼翻恶浪，陆上豺狼逞凶狂，穷人都在水深火热里。可是，眼下跟你爷爷在世那时不一样了，涨潮会落潮，黑夜过去就是天明，穷人就要抬头，就要直腰，世道就要大变啦！孩子呀孩子！你是咱穷渔家的后代，阔人们越欺压咱，咱越要挺着胸膛生，挺着胸膛活，一代一代接下去呀！……”

这声音象雷鸣，似闪电，震动着渔船，响彻在汪洋大海。满船的渔妇们，听了程亮钢铁般的语言，一个个擦干了眼泪，昂起头，怒视着疾风骤雨的海空。真使那狂风胆怯，巨浪低头，暴风躲避！一轮火红的太阳，冲破云雾，冉冉升起，就在这时，程家的婴儿出世了。渔妇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争着问道：“是男还是女？”阿符大妈笑着说：“是个女娃。”还没等大家说话，程亮连忙说道：“女孩子也好嘛，她是咱穷渔家的一条根，亲骨肉呀！”大伙儿连连点头，轰的一下，都忙活开了：有的送米，有的送面，有的烧水，有的做饭，忙个不停。就在这时，邻船上有一人，鬼鬼祟祟，自言自语地说道：“生下来好。那也得叫她活不成！”说着，瞪着独眼，往程亮小船上瞟了一下，见船上站满了人，只得下船登岸，夹着尾巴往镇上报信去了。

(唱) 这个人夹着尾巴回琼涯，

生毒计要害初生的小女娃。
同志们要问为啥把人害，
我把这内里的原由对你拉。
琼涯镇有个大渔霸，
有财有势把穷人欺压。
他名字就叫夏云雅，
人人恨，大伙儿都叫他“鲨鱼牙”。
他自幼读过孔孟的书，
他自称书香门第是儒家。
论毒辣他比豺狼还要狠，
论奸诈他比狐狸还狡猾。
他霸占海面收渔税，
高利贷剥削利上把利加。
穷渔民还不清他的阎王债，
鞭打绳拴监牢押。
他就是琼涯镇的土皇帝，
提起他人人恨得咬碎牙。
自从来了日本鬼，
他们间来往密切有勾搭。
前几天日本翻译把他找，
托他给日本大佐找奶妈。
他觉得这是一笔好买卖，
鲨鱼牙满口应许答应他。
他派人东家访哩西家问，

知道了程家的女人要生娃娃。
他指使亲信独眼蟹，
这坏蛋就是他的二管家。
独眼蟹打听清楚回夏府，
见大厅里躺着一对“大蚂虾”。
左边是日本翻译吡牙狗，
右边是他的主子鲨鱼牙。
他两个守着一盏照尸灯，
手里把烟枪钢签拿。
独眼蟹走进门来喊“报告”，
床上边折身坐起鲨鱼牙。

（白）二管家独眼蟹走进大厅，来到鲨鱼牙跟前，说道：
“报告老爷，程家的女人生了。”鲨鱼牙折身坐起，急忙
问道：“生了个活的还是死的？”“生了个活的。”鲨鱼
牙大怒：“混帐！没告诉你吗？活着，这不是跟我为难？”
独眼蟹慌忙解释道：“老爷，不会的，她生了个女孩子。”
鲨鱼牙忽地站起：“不管男的女的，一定要给我弄死！”
书说到这里，有的同志要问啦，为什么鲨鱼牙要害死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呢？

这里有个原因，海口市有个日本大佐，名叫小林次郎，
生了个小羔子，想找个奶妈。一个月前，他的同伙川雄野
郎也找了个奶妈，却引进个游击队员，最后送了命。因此，
他分外小心。命令琼涯镇的日本小队长，给他在这边远偏

僻的地方找一个。日本小队长又派鲨鱼牙来完成这个差事。鲨鱼牙打听了程亮的女人要生小孩，便叫独眼蟹去暗中监视，一等小孩落地，就把他害死，好叫程亮的女人给日本人去当奶妈。就为了这事，鲨鱼牙才把独眼蟹骂了一通，说他无用，有意跟他为难。

独眼蟹一见主子生了气，便上前解释道：“老爷放心，我想程亮是个穷捕鱼的，养活不了一个女娃娃。”奸白脸翻译官问道：“嗯，管家的，那个女人人品如何？奶水好不好？都要查清楚，否则，我不好交差，你家主人也不好结账呀！”独眼蟹见问，点头哈腰，赶紧回答道：“程亮家的女人，人品出众，身强力壮，年轻标致。这简直是老天有灵，专给皇军大人的贵公子预备下的。”翻译官说道：“好吧，三天后领她来府上侍候。”

鲨鱼牙使劲儿抽了几口烟，眼珠子一转，对独眼蟹说道：“如今的世道，跟往常多少有点儿不同了。我们对付穷鬼最好要上点儿手腕。程亮这个穷捕鱼的，与众不同，要留点神，你到那儿别直来直往的，要绕绕弯子，明白吗？”独眼蟹会意，连连点头：“老爷放心，保险误不了大事。”

（唱）独眼蟹大厅里边怀鬼胎，
鲨鱼牙阴谋策划来安排，
他二人定下诡计设圈套，
下毒手要害程家小女孩。

记下这两个坏蛋且不表。
这一天红日东升云雾开，
海滩上大步走来人一个，
高卷着裤腿敞着怀。
看年纪大说不过三十岁，
紫红脸两肩宽阔好身材。
他手里提着一瓶老烧酒，
这个人名字就叫何望来。
他的家就在西沙群岛住，
祖辈打鱼在南海。
和程亮自幼是个好朋友，
战恶浪风里去呀雨里来。
何望来交不起船租欠下债，
鲨鱼牙把他夫妻强分开，
他的妻被迫夏府干杂活，
何望来码头上边应苦差。
他听说程亮妻子生了仔，
手提着一瓶老酒贺喜来。
走到了小港湾里抬头看，
见程亮在船上烧饭正劈柴。
何望来刚想上船把话讲，
海岸上来了三个狗奴才。
独眼蟹手提母鸡头前走，
后跟着两个小子把竹篓抬。

他三人直扑程亮小船上，
也不知他们怀的啥鬼胎。

(白)何望来一看独眼蟹带领两个打手，提着母鸡，抬着竹篓，直奔小港湾渔船而去。连忙钻进阿符大妈的船舱里观看动静。几个渔妇也都低下头来干活，理也不理。

独眼蟹来到程亮小船上，小船厌恶地乱晃乱摆，差点把这三个坏蛋掀到海里。独眼蟹冲着程亮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恭喜，恭喜。”程亮直起腰来冷冷地回答：“我心里当然欢喜。”独眼蟹说：“你家添人进口，连夏老爷也高兴。你看，夏老爷派我们送来一袋白米，两只母鸡，给你妻子补补身子哩。”程亮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费心！我们身不亏，气不缺，用不着这个！”独眼蟹说：“女人家刚生孩子，理当吃得饱饱的，养好身子。”程亮冷冷地说：“她呀，托大海的福，那里边什么都有，用得着，就自己下手捞。”独眼蟹向前凑了半步，把嘴一咧，嘿嘿嘿奸笑一声，接着说道：“往后，你女人的福来啦，再用不着下海辛苦了。三天后，请到夏府，风不打头，雨不打脸，住进高楼大厦，给少爷喂奶……”程亮说：“我家有孩子，不去侍候人！”独眼蟹把嘴一撇：“哼！不就是个黄毛丫头吗？”程亮把胸脯子一挺，自豪地说道：

“女孩子也是我们穷苦人的后代！”独眼蟹说：“什么臭后代！还不快些扔到海里去喂鱼虾！”程亮一听，不禁怒火高烧，大声吼道：“哼！你那主人的小兔崽子，为何不

扔到海里去？”独眼蟹说：“珊瑚沙怎么能跟珍珠宝比？”程亮忽地站起来，大声地喝道：“你说的屁话！穷人的骨头最重，穷人的骨头最宝贵！”独眼蟹强打精神，绷起面孔说：“闲话少说，三天后送人上府！”说罢把母鸡和竹篓往船头上一放。程亮大怒，二目圆睁，用手一指独眼蟹说道：“你给我拿走，当心我连鸡带人一齐扔到海里去！”独眼蟹往后倒退两步，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发疯了？！”程亮说：“这就是穷人的骨气，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快给我滚！”独眼蟹一见程亮举起铁锤一般的大拳头，顿时吓得骨酥腿软，三个奴才，拎着母鸡，抬着竹篓，溜下小船，夹着尾巴，逃回夏府，这且不提。

单说船上的渔妇们，一见三个坏蛋碰了一鼻子灰，夹着尾巴跑了，全都长了精神，哈哈大笑起来。阿符大妈走到程亮的小船上，劝说道：“阿亮，消消火吧，咱惹不起他们。这女孩儿，咱不忍心她死，就交给我抚养吧。唉，自从我那二小子带领孙儿海龙出海打鱼，碰上日本鬼子的兵舰，惨死在海里，我老婆子就剩下一个人了，我想要个孩子。”程亮说：“大妈，你别伤心，咱要把仇恨变成志气，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这时，何望来也来到船头，冲着程亮说道：“阿亮哥，大妈说得对呀，可惜是个女孩子，要是个男的，有多好呵！”程亮大手一摆，说道：“不对！就因为是个女孩子，才应该花这么大的本钱，要不，就保不住！”何望来诚恳地说：“我是怕你吃亏倒霉呀！”程亮说：“舍了后一代，

是最大的损失，我能算清这笔账！阿来呀，古往今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重男轻女呢？财主恶霸这样做，我们穷人也能昧着心跟着这样做吗？再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我这一代人起个头，要扭转这乾坤，要打碎这传统！我们穷渔家男孩子是宝，女孩子也是宝，我们就靠她们来埋葬这个吃人的世道！所以，我下了决心，要用自己的性命保护我家这个女娃！今天当着众人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叫她海宝！这孩子要靠咱大家来抚养，养大了是咱大家的！”大家一听，拍手赞成，都夸程亮做得对。何望来拿出酒瓶，兴奋地说道：“程亮哥，来！为祝贺咱们的海宝，喝杯喜酒。”

（唱）何望来手拿酒瓶喜洋洋，
他二人对面坐在船头上。
虽然说没有鸡鱼和肉蛋，
穷渔民对斟对饮分外香。
望来他饭后辞别下船去，
程亮他提锚拉篷启了航。
从此后天天打鱼海面上，
就在那风波浪里度时光。
阿宝妈身体强壮奶水好，
小海宝一天倒比一天强。
小阿宝吃得白又胖，
乌黑的两眼红腮帮。

小胳膊伸开好象段藕瓜样，
又要阿爸又要娘。
阿宝妈无钱给她量花布，
碎布片对了两件花衣裳。
穷渔民买不起珍珠和翡翠，
花贝壳穿成一串小铃铛。
阿亮嫂把孩子打扮得象花朵，
渔民们人人见了都夸奖。
这一天夫妻出海把鱼打，
返航来顺风顺水鱼满舱。
第二天阿亮早起把鱼卖，
他直奔琼涯镇上大渔行。
且不言程亮卖鱼琼涯去，
再说说夏府一伙吃人狼。

（白）鲨鱼牙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最近听说海南岛的穷人已经起来抗日，这把烈火越烧越旺。他知道程亮这个穷人与众不同，很难对付，便想把找奶妈的事搁下不问。但日本鬼子那里又催得紧，逼得要命。无奈只得叫独眼蟹随便物色了三个奶妈，准备送去敷衍一番。可是三个人中一个闻讯而逃，一个奶水不好，送去后就被撵了回来，第三个又病又瘦，没有相中。这么一来，鲨鱼牙就慌了手脚，于是决定，再找程亮的女人。独眼蟹便问道：“老爷，你不是怕程亮造反吗？”鲨鱼牙说：“光怕不行，这些日子，